

我那与山水共眠的外婆

□陈佩君

以清明之心祭清明之人，想写写我那与山丘溪水共眠的外婆。

外婆是在临近清明之时，归于黄土。民间有说法，老年人总是会在临近一些特定的重大节日前离世，比如观音节日二月十九、六月十九或是清明节、重阳节等。

很多年前，母亲望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外婆，伤感的叹息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看来你外婆是熬不过这清明节。”年迈的外婆，艰难地吐出最后一口气，如一盏油灯燃尽了最后一点油，一切归于沉寂，归于不明不灭的混沌。外婆活了80多岁，算是高寿。前些年，在寺庙里为她老人家满百岁做过功德。

外婆出生于民国时期，娘家在临城田螺峙一带。那个时代，识字的女人不多，但外婆不但识字，还会打一手“辣辣响”的算盘。无奈生在乱世，28岁守寡时，身边有未成年的四个子女，尤其两个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幼儿，面对这种情形，她连改嫁的机会都没有，苦苦地撑着，将儿女养大。

“我小阿弟本来已经抱养给别人家，可他就是哭个不停，人家又还回来了。”母亲说起这些往事时，似乎只是轻描淡写，一点苦涩味都没有。“我13岁那年，家里饿得慌，我娘将我许配给长岗山一个大我20岁的老光棍，换来一担谷。后来，我长大懂事后，死活不肯嫁到长岗山，幸亏共产党干部做主，废了婚姻，但我娘去还礼道歉时，被人家泼了满头满脑的粪便。”母亲如同讲述遥远的故事，波澜不惊。但我们都听得出曾经的苦难。只是外婆从未在我们面前露过苦相，她一直活得很豁达。她喜欢喝点小老酒，胸口闷的时候会抽根烟。她没有抽烟的瘾头。那根偶尔抽的烟，只是她的一剂解闷药。我也是偶尔见到过抽烟的外婆。

“日子太苦了，我们受不了，我娘会劝我们：我在上海大世界看过戏文，一夜之间，朝代换了好几个，因呐，世道会变的，日子会好的。”母亲在回忆我外婆的点点滴滴。记忆中，我的外婆是个通透达观之人，所以能熬过无数的苦日子，能活得长寿，且儿女绕膝，寿终正寝。

“你外婆是寡妇，受尽人家的白眼。后

来我们兄妹出道了，家境变好了，对于那些曾经欺负我们的村人，我们是不理睬的。可你外婆倒好，有一天，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一个村民路过我家门口，见我家门口的文旦长得诱人，搭讪道：‘阿婶，你家文旦长得真好。’你外婆立马摘下文旦，送给那村民。你小舅舅知道这事后，连连指责你外婆真没骨气。可你外婆还是照旧，她是善良，不记恨人家，对村里人都客客气气。”外婆的确从未将怨气挂在脸上。她的脸不悲伤，也没有欢天喜地的样儿，而是一直平淡如水的模样。

风风雨雨中，外婆过着自己的日子。她的手很巧，能打算盘子，且打得“辣辣响”，我只是听闻，但我常常见外婆亲手缝制衣服，她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一块布料，一把剪刀，一根针，一团线，她用手工缝出了很合身很得体的对襟衫。她还会做男人的活，逢年过节放炮仗，逮鸡杀鸡不眨眼。

外婆的确很能干，而她的为人处事也很有智慧。她过世多年，家人还在说着她对待儿媳的各种好。舅舅与舅母夫妻吵架，舅母离家出走，外婆在家数落儿子的过错，却一句也不说儿媳的不对。没想到这儿媳其实已经偷偷返回家，就在门口偷听这母子俩的对话。外婆只管教自己的儿子，不数落儿媳的过错，这种处理家事的方式让舅妈对我外婆另眼相看，极其尊重。

事隔多年，我依然将我的外婆视为学习的榜样。外婆言传身教，传承给我们后辈一股清正的家风：来这世间走一遭的我们，不管世道如何，以豁达之心，以坚韧之意，好好地活着。

又是清明节，我那快80岁的老母亲，赶在今年的清明前夕，和我的老父亲，一起相约去我外婆的坟头。“老了，趁还能走得动，去给娘上上坟头。”这是我娘的话，飘在清明的天空里。

人，总是会老的，清明总是会来临的，亘古不变。但人类也是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的子嗣绵延不绝，或许一切都在轮回之中。而我那与山水共眠的外婆，一定也存在于某个时空，告知我们后辈几个关键词：豁达之心，坚韧之意。

挽歌与致敬

——献给杨静娟烈士

□白马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一代伟人光芒四射的题词
我想 是为刘胡兰烈士
同样也是写给你的

在海山公园
在你洁白的雕像前
就这样久久地仰望你
想哭 内心又露出欣慰的笑
为你 为你以自己柔嫩的肩头
扛起一个民族不屈的尊严

别人还在顽皮撒娇的14岁
你就加入了抗日宣传队伍
而被捕时
你年仅17岁呵

你牺牲时还是一个少女
你的生命 就这样
壮烈地定格在17岁的花季

多少人在苟且地生
而你却能面对壮烈的死
为了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
你将不幸留给了自己

你的名字
那样文雅诗意
而面对入侵者
你是如此刚强坚毅

被捕的时刻 黄鹤庵见证了一切
黄鹤庵所有的门窗
是如何睁大眼睛
看着侵略者罪恶的行径

你被枪杀时
天上的白云
全都化作朵朵红霞 染红了天际
太阳也躲进云层哭泣

你还没有来得及
获得一份美好的爱情
你还来不及
献出你的爱呵

此刻，面对你
洁白的雕像
一个诗人说：爱你
也爱你不死的精神……

致曾经的同事

□徐豪壮

你在操场小跑的身影
略显矮胖的身体微微前倾
歪着头、嘴角噙笑
可能予你很短，但予我很长
悠悠几圈，你终于托着腰踱过来

病中的你
我只是听说
光光的头，瘦削的脸颊，深陷的眼窝
6岁的女儿趴在枕边
粉嫩的小手
抚上了你的嘴、鼻、眼和泪痕
耳窝里湿漉漉一洼

元宵一过，我开始数日子
三周两周，三天一天
清明的第一天
我站在坡下
由顶往下数
第五行左边第二个

黄白色的菊花散发着清香
合手祈福
你圆圆的脸蛋
右眉的黑痣和微笑上扬的嘴角
一股暖流蔓延周身

